

吴涵碧◎著

吴姐姐 讲历史故事



南宋～元代

公元 1127～1368 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

忍必烈



90206716

吴姐姐 讲历史故事

14

南宋～元代

公元 1127～1368 年

吴涵碧◎著



忽必烈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14·南宋~元代
(公元 1127~1368 年)/吴涵碧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8

ISBN 7-5406-4150-9

I. 吴…

II. 吴…

III. 普及读物-历史-中国

IV. K209

本书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9-1998-086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51007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40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ISBN 7-5406-4150-9/K·45

定价:7.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五九〇篇	巩信和赵时赏的故事	1
第五九一篇	文天祥拒绝投降	5
第五九二篇	文天祥从容就义	10
第五九三篇	毕昇发明胶泥活字版	15
第五九四篇	沈括十项全能	20
第五九五篇	制墨专家潘谷	25
第五九六篇	验尸专家宋慈	29
第五九七篇	弄璋弄瓦	33
第五九八篇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37
第五九九篇	郑思肖画失根的兰花	41
第六〇〇篇	宋代民间婚俗	45
第六〇一篇	宋人办喜事	49
第六〇二篇	宋代都市的夜生活	53

第六〇三篇	铁哥吃手扒鸡	57
第六〇四篇	元世祖东征日本	61
第六〇五篇	波罗兄弟到中国	66
第六〇六篇	“山中老人”的故事	70
第六〇七篇	马可波罗晋见忽必烈大汗	75
第六〇八篇	忽必烈的生日宴会	80
第六〇九篇	卢沟桥又名马可波罗桥	85
第六一〇篇	纯白色的盛会	89
第六一一篇	由小奴才变为宰相	94
第六一二篇	元朝与高丽王室联姻	99
第六一三篇	蒙古公主与高丽驸马	104
第六一四篇	高丽驸马的地位	108
第六一五篇	元朝轻视读书人	112

第六一六篇	元代的色目人	116
第六一七篇	月饼的由来	120
第六一八篇	赵孟頫的仕宦生涯	124
第六一九篇	赵孟頫、管道昇你依我依	130
第六二〇篇	《儒林外史》中的王冕	135
第六二一篇	王冕画梅不画荷	140
第六二二篇	倪雲林画中有逸气	144
第六二三篇	古道西风瘦马	149
第六二四篇	杂剧大师关汉卿	154
第六二五篇	《窦娥冤》	158
第六二六篇	王实甫与《西厢记》	163
第六二七篇	拷红娘	168
第六二八篇	《西厢记》与中国爱情小说	172



巩信和赵时赏的故事

介绍过张世杰、陆秀夫、谢枋得以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文天祥后来如何。

话说文天祥遭陈宜中排挤，只好前往江西，虽然接二连三遭到重挫，文天祥却是屡败屡起，毫不气馁，他立刻又召集民兵，准备轰轰烈烈地干它一场。

文丞相三个字毕竟仍然有相当的魅力，他登高一呼，湖南、江西的一干义兵纷纷投效到他旗下。可惜，义兵有勇气却没有作战的能力，实在不是骁勇善战的元兵的对手，交锋几次之后，又颓然败下阵来，在方石岭这个地方，被元军逼得进退维谷。

白发老将巩信对文天祥说：“文丞相，你快离开，这儿就交给我了。”

文天祥心忖，逃得一命，还可以重组军队再起，万一被捕，一切都落空了。他老早抱定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但是他会全力以赴拼到底，绝不轻易放弃，束手就擒。

事不宜迟，文天祥对巩信长长一揖，快马加鞭地走了，巩信率领数十名敢死队员，牢牢守在方石岭洞口。

元军遥遥看到数十名宋军晃来晃去，一副悠哉游哉，漫不经心的模样，疑心是诱敌之计，不敢放马过来。为了安全起见，元兵开始乱箭齐发。

奇怪的是，射了好一阵子，洞口仍有数十人徘徊，元军心想，果然有埋伏，幸好没有贸然攻向前去，如此过了数个时辰，方石岭前，依旧是数十宋军，既未减少，却也不见增加。



元军认为事有蹊跷，派了人悄悄绕过后山，这才惊讶地看到，原来数十宋军早已身如蜂窝，却仍然靠在大石头上，因此，远远望去仿佛还是活生生的。尤其为首的巩信，从头到脚插满了利箭，简直像是刺猬，他背后的石头沾满了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流着，他努力撑着，为的就是掩护文天祥逃亡。

好一个热血的巩信！

元军见此光景，知道被耍了一计，气得直跳脚，更誓言非活捉文天祥不可。立刻翻身上马，向前奔去。

蒙古马本来就快如闪电，第二天一早，元兵已经赶到空坑这个地方。文天祥听说元军追来，拉着杜浒等人便逃。这一天，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怪的是文天祥起初没命地逃，后面不断传来元兵达达的马蹄声，可是，过了一会儿，忽然间，一切归于沉寂，四下静得可怕。

元军为什么停住脚步了呢？原来，他们误以为已经捉到了文天祥。在空坑这个地方，元兵截获一顶轿子，掀开轿顶，只见里面端坐一位温文儒雅、气质不俗的儒生。

“你是什么人？”

“在下姓文。”儒生答道。

元军原也没见过文天祥，只知他是身长玉立的美男子，而眼前读书人长相不俗，又说自己姓文，应该就没错了。其实，此乃赵时赏也，他与文天祥也是朋友，为了救文丞相出险，不惜李代桃僵冒充到底。

于是，元军押着假文天祥，兴高采烈回到元营。元将再三审问，赵时赏都自称是文天祥，一直到有认得文天祥的看了赵时赏，才惊呼：“抓错人了……”赵时赏的下场不问可知。

好一个热血的赵时赏！

在空坑之难中，文天祥虽然侥幸脱险，但是他的妻子、一个

儿子、两个女儿都被俘虏而去。文天祥当然很伤心，国仇家恨却支持他再接再厉。

文天祥又再度招兵买马，在汀州、潮州、惠州一带训练军队，在这一段时候，端宗过世，帝昺即位，文天祥上表帝昺，帝昺封文天祥为信国公。

文天祥部下有个叫陈懿的，原先是个盗贼，后来被招安。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没过多久又想念杀人越货的勾当，而且说干就干，狠狠做了几票。文天祥恼怒陈懿败坏军纪，正要动手办陈懿，陈懿竟然先一步投效元将张弘范，并且引领张弘范到海丰北边的五坡岭。

文天祥等人正在用饭，元军突然闯了进来，撞个正着，文天祥心想，该来的终于要来的，也没什么好怕的，他从从容容把藏在身上的毒药塞入口中，顿觉天旋地转，说也怪哉，白面书生弱不禁风的文天祥，吞服毒药之后，除了头昏脑涨，竟然好好的没死。

元兵把文天祥送到了潮阳，元将张弘范见了文天祥，嘿嘿干笑两声：“文丞相，我们又相见了。”

文天祥寒着脸不说话，心中直懊恼，为何服下毒药却安然无恙，真气人啊。

张弘范知道文天祥是硬汉，亲自为他松了绑，请人上座。此时，张弘范正在对崖山发动总攻击，遂把文天祥也带了去。

张弘范对付不了张世杰的战略，曾把歪脑筋动到文天祥身上，企图用文天祥说服张世杰，谁知文天祥竟然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送给张世杰，勉励他“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起而抗元，他屡起屡败原是意料中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屡败屡起，每次失败之后，他捂着创伤又站了起来，这份毅力，这份对国家永恒不变的爱，真正应了《圣经》中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



文天祥拒绝投降

文天祥被俘以后，被张弘范押解一块赴崖山，他听得战鼓咚咚的敲，号角呜呜的吹，他在心中默祷张世杰能够打赢，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过了几天，一切归于沉寂，静得让人发慌，文天祥心里有数，一切都过去了，宋朝真的灭亡了。但是，他不敢开口问，他不自觉地想要逃避现实，仿佛晚一天知道噩耗，宋朝就在世间多延续一天。

当张弘范眉开眼笑，掩不住喜悦地告诉他，陆秀夫负帝投海，文天祥仍然感伤不已，张弘范婉言相劝道：“丞相的忠孝已经尽了，事到如今，你何不改任大元的宰相？”

文天祥红肿的眼睛又流下了眼泪：“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岂可有二心、事二主呢？”

经过这段时日，张弘范深深了解，文天祥外柔内刚，根本是说不动的人，他对宋朝是死心塌地，尽忠到底，元朝想要文天祥当宰相，那真是缘木求鱼。因此，张弘范决定把棘手的事往上推，听候元世祖亲自发落，懒得再伤这个脑筋。

不过，由崖山到燕京路程不算短。上一回就是在北上途中，文天祥开溜，这一次，元朝可不想再旧戏重演了。一路之上，防守极其严密，文天祥根本是插翅难飞。

到了江西，这是文天祥的故乡，他打算死在这儿，所以开始绝食，不吃不喝，决心在祖宗庐墓之地长眠。如此一连八天八夜，奇怪的是，又与上一回吞毒药一般，文弱的文天祥由于精神



力量特强，竟然又不死。

八天之后，元兵开始担心，万一文天祥绝食成功，真的魂归西天，到了燕京，只剩下一具尸体，那该如何向元世祖交代？商量的结果，众人七手八脚，硬把文天祥的嘴巴掰开，端来一碗热粥灌下去，洒得满头满脸，鼻孔眼睛全是粥汤，受罪还是小事，文天祥明白，在故乡是死不掉的，只好乖乖进食，以后再找机会。

最后到达了燕京，元军把文天祥安置在一间华丽的会馆里，当然，还是看得紧紧的，一步也不放松。没多久，就有留梦炎前来请安了。这留梦炎原是宋朝的左丞相，与陈宜中不合，不留一言便投效元朝了。

留梦炎久闻文天祥的刚烈，他可不想自讨没趣，但是上头有令，不敢相违。当他一踏入文天祥的房间，一接触文天祥的凌厉目光，立刻垂下了头。正准备开口，就被文天祥骂个狗血淋头：“你的书到底都读到哪里去了？”

留梦炎不敢说：“书本上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留梦炎灰头土脸地退了出来，很难为情地报告元世祖，他没有办法。

元人见留梦炎没辙，突生奇想，既然文天祥是个死心眼，不如利用宋朝小皇帝赵黑以旧日国君的身分，劝说文天祥投降。

主意已定，元人差了赵黑前来，赵黑不过是九岁的小毛头，能懂什么，而且在人屋檐下，能不低头吗？当赵黑跑来找文天祥时，一派天真烂漫，文天祥只觉鼻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断地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赵黑看着趴在地上的文天祥，不晓得如何是好，呆了半晌，话也说不出，匆匆退出。

元世祖见两次派人说项，都碰了一鼻子的灰，十分不悦，软

的既然不行，还是来硬的吧。

元朝宰相孛罗决定亲自出马，他先下令把文天祥关入大牢，让他尝一尝披枷戴锁的狱中生活，磨一磨锐气，吃一吃苦头，把细皮嫩肉的文天祥，折磨得不成人形。然后再把文天祥押上枢密院，开堂审问。

经过了一个月的非人生活，文天祥仍是傲气不改，他从从容容走上枢密院的台阶，潇潇洒洒长揖为礼。

两旁差役高喊：“跪下！”

文天祥答以：“南之揖，即北之跪，我是南方人，行南方礼，不跪。”

孛罗大怒：“不由你不跪。”于是，两旁差役抓手的抓手，按脚的按脚，下手极重，硬是把文天祥屈成一个下跪的模样。

孛罗透过通事（即翻译）对文天祥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文天祥侃侃答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将相，灭亡诛戮，哪一个朝代没有呢？天祥今日忠于大宋朝，以至于此，愿求早死，以报国家。”

孛罗半开玩笑道：“自盘古开天，到现在，共有几帝几王，我不清楚，你倒不妨为我一一说来。”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现在又不是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无此闲暇也。”文天祥没好气地回答。

孛罗冷笑着讽刺着：“那你倒是说说看，自古以来可有人为臣者把宗庙城廓土地，全部献给他人，然后自己逃跑的吗？”

文天祥晓得孛罗话中有话，立即反驳道：“将宗庙社稷让与人，是卖国之臣也。我前日被伯颜所执，当死而未死，乃因度宗皇帝二子尚在浙东。”

“那么，抛弃你的德祐皇帝（即赵黑）另立二王，这算忠吗？”孛罗又逼问着。

文天祥不疾不徐答道：“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正如同跟随徽钦二帝北上者，不是忠臣，跟从高宗另建南宋皇朝者才是忠臣。”



文天祥从容就义

在上一篇，我们说到，文天祥被俘，押到燕京，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审问，孛罗见文天祥昂然不屈，大生敬佩之心，可也忍不住批评道：“你千辛万苦拥立二王，到底成功了没有？既然明明知道徒劳无功，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

孛罗此语，倒是正说到文天祥的心坎里，他叹了一口气道：“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譬如父母生了绝症，卧倒在床，明知其病入膏肓，却也没有不用药的道理啊。我尽了最大的心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救不了国家是天命，我今天到了此地步，只有一死而已，何必多言？”

一句何必多言，又把孛罗惹火了，他挑衅地说：“你要死，没那么容易，我偏不让你死，把你关起来！”

文天祥淡然地说：“既然我以义死，又哪儿在乎关不关？”

“好！”孛罗转身对狱吏道，“把他押下去，我不要再听他说话了。”

孛罗一怒之下，本来想杀掉文天祥算了，可是他知道，元世祖、张弘范大家都不同意。因为文天祥形象太好，人格完美，如果能够劝服他降元，对元朝治理南方有绝对的号召力。

孛罗把文天祥关入大牢之后，想尽了种种办法来折磨他，孛罗每隔十天半个月，总是好奇地差人问狱吏：“文丞相还硬不硬？”答案都是一样，真让孛罗泄气。

孛罗心想，文天祥虽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硬汉，毕竟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否则不会对国家有如此浓烈的感情，

